

长篇小说 《龙生华夏》系列丛书

中国石油 的拓荒 风云

(国家版权保护证书: 2005-A-02622)

胡泽焕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ONTEMPORARY IMAGES PUBLISHING HOUSE

长篇小说《龙生集》系列丛书

中国石油 的拓荒 风云

(国家版权保护证书: 2005-A-02622)

胡泽焕 著



中国新闻联合出版社
CONTEMPORARY IMAG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石油的拓荒风云 / 胡泽焕 著. —— 中国新闻联合
出版社 CONTEMPORARY IMAGES PUBLISHING HOUSE, 2006.3
ISBN 988-97662-3-X

中 国 新 闻 联 合 出 版 社

CONTEMPORARY IMAGES PUBLISHING HOUSE

(香港旺角亚皆老街 94 号利丰大厦 1 楼 B 座)

2006 年 3 月 第 1 版 2006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谨以此书献给——

**百万石油产业大军和关注石
油事业发展的朋友们！**

内容提要

《中国石油的拓荒风云》是一幅展示华夏石油发展历程的绝妙画卷。她以犀利的笔触详实地披露了石油发展史上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华夏油苗的应运而生及不测之夭；台湾割据的血雨腥风；民国时期矿苗调查的惊涛骇浪；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开发玉门油田的恩恩怨怨和苏联（政府）新疆（盛世才政府）合营独山子油矿的是是非非，以及解放初期国家成功开发新疆黑油山油田（克拉玛依）的非凡经过……

小说全方位、深层次、多角度地揭示了张卯之、张民生、张桂福及一大批志士仁人追寻“石油救国，石油兴邦”的理想而历经的坎坷道路，情系石油的内心世界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在紧紧抓住石油处女地的拓荒者与命运抗争、艰难创业的主线之际，着力塑造了油坊老板，开明官员，市井商人，农民，军人，矿工和知识分子的浮雕。刻画得惟妙惟肖，入骨三分，同时生动地再现了慈禧太后，蒋介石等知名人物以及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毛泽东对发展石油工业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和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是当前不可多得的溶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文学作品，值得一读。

2005年1月30日完稿

4月申请国家版权保护

5月获得国家版权证书



序 言

人类进入石油时代以来,接连发生了几场较大的战争!交战双方一怒冲冠,大打出手,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任何现代化的武器。究其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异口同声道:石油惹的祸!何也?原来石油是不可多得战略物资和立国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事实上,油品之产销量体现了一国之综合国力。在当今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有了石油的资源,又有了民族自立的精神,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从台湾苗栗工业性生产石油开始,到解放前的年产量不足10万吨,前后近百年。在历史上,许多有识之士凭借着一个信念和一腔热血,把挖掘生产石油当成强兵救国,兴商富民之根本大法,身体而力行之。天上宝贝,日月星辰,世间宝贝,油龙奔腾!他们走过了怎样一条崎岖艰辛的道路?他们能否成功创业,实现报国之志?他们的前途,乃至身家性命如何?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溶为一体的奋斗经历,给我们留下点儿什么启示?这正是小说要向百万石油产业人以及关心和支持石油事业发展的千万朋友倾诉的故事!

一部油龙史,几代辛酸泪,不是创业人,焉知其中味?!

余在西部工作三十多年,长期从事企业干部的教育工作。正当我所在的国有特大型企业紧紧围绕着转换经营机制,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经济效益的各项改革如火如荼地开展之时,石油矿区城市发生了一场震惊国人的大火,损失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

刻！我在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之后，看到了国企管理的混乱，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弱化和职工队伍思想建设滑坡的诸多问题，由此萌生了文学创作的冲动。当时的想法就是宣传民族自立的精神，使人们在阅读欣赏，休闲娱乐中潜移默化，牢记历史（忘记就是背叛），居安思危，造就出一支与时俱进，弘扬艰苦创业特色的跨世纪的新一代的职工队伍！是时，余半百矣！

当时计划写成“龙生华夏”和“龙腾九州”的系列小说。因为工作繁忙，写作断断续续，几起几落。退休并离开教学岗位已经跨入了新世纪。我来到了首都，参加了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总工会，市作家协会举办的“职工文学创作班（第六期）”的培训。亲耳聆听了当代文学大师们耐人寻味的教诲，给我以莫大的启迪，帮助和鼓舞。我在原稿的基础上四拆五补，六易其稿，终于在10年之后完成了这第一部小说。

小说脱稿后能否面世？可谓难矣！有人嫌精神过时，有人说不前卫，有人狮子大张口，甘露园某书托竟骗走部分的书稿！余常在夜半惊醒，眺望北斗暗自神伤。在一片用身体写作的叫卖和剽窃之徒的鼓噪中，能否得到嘻笑怒骂的机会呢？！

有一位大儒朋友看了书稿，断然道：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永远离不开艰苦创业的精神，这就是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一部小说就得弘扬民族正气，切不可追赶时髦，刻意吸引眼球以博取出版商的欢心。

大儒话虽偏颇却切中时弊。余在感动之际，内心时刻充满着期待：在物欲横流，精神品质下滑的年代，总有心明眼亮，不出垃圾污染精神，不挣黑心钱的伯乐！

是为序。



重要人物表

张卯之 福建福州人氏，闽江船政司派往欧洲“留洋”的生员，学成归来后被福建巡抚丁日昌录用，任台湾苗栗打井队机务队官。中法战争后，协助武将林朝栋办理矿油局事务。因机器设备老化，技术落后，建议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引进外资，更新设备，得到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的赞同。刘被革职时，受到株连而被捕入狱。强行遣返大陆后，只身一人来到上海，创立“张记煤油公司”。眼见日本财阀大肆掠夺台湾的石油资源，忧患成疾，病死于宣统初年。

马成金 广东潮洲人氏，台湾移民。在苗栗垦荒的同时，土法开采油矿，成了富有的农庄主。油矿收归官办（国有化）之后，到台北创办饮食服务产业。台湾被日本强行割据之时，组织义军奋勇抵抗。战场上大义灭亲。弹尽援绝以后，誓死不降，被日军枪杀。

雷挺 福建漳州人，台湾移民。苗栗油矿矿工，打井队班头。因不愿作亡国奴，跟随马成金揭竿而起，充任义军的队长。在铁路破袭战中与日军遭遇，为保护马头领壮烈牺牲。

曹飞 广东潮洲人，台湾移民。苗栗油矿矿工，打井队班头。响应马成金的号召起义，充任义军队长。在大本营遭到日军围剿的情况下，率领义军战士英勇还击，死于炮火之中。

乔金旺 金陵人氏。当年作为“能工巧匠”被两江总督衙门派往台湾苗栗打井队做工，负责机修工作。矿油局被巡抚衙门查禁后，到台北街头贩卖水果。后随马成金起兵反抗日本军阀，担任义军的联络员，坚决反对“台湾民主国”的分裂行为，在大本营中战死。

包桂群 马成金之妻，深明大义的农家妇女。台湾割据后，支持丈夫起兵。丈夫舍身成仁后，化悲痛为力量。在日寇大举进攻大本营时临危不惧，掩护老弱妇孺紧急疏散，死于撤退的途中。

阿 昌 无姓氏，从小流浪街头，被张卯之破例招为打井队的矿工，从事机械维修工作。油矿遭到查禁后，在马氏饭庄帮工。马成金举事后，担任义军的侦察员。在铁路破袭战中，刀劈敌酋，不幸中弹牺牲。

牟 仁 广东人氏，台湾移民。马成金的妹夫。苗栗矿油局的内务管事。因贪污钱款被撤职之后，在苗栗县经商。日寇侵占台北时，卖国投敌当了汉奸，为日军南下侵略带路，被马成金击毙。

关 英 张卯之之妻，福建福山人。早年坚定支持丈夫到台湾苗栗油矿创业。丈夫去世后，支持小儿子张民生秉承丈夫遗志走“石油救国”之路，后病死于重庆北碚。

张民贵 张民生的长兄，上海“张记煤油公司”老板。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攻打上海总督衙门的战斗。民国初年外出寻找石油矿石标本，遭遇败兵的劫掠。在外资不断涌入，内资剧烈倾轧的情况下，煞费苦心与官僚资本周旋。随着日军对华侵略的深入，将公司的部分业务辗转迁移到了武汉和重庆，死于日军炮制的“重庆大轰炸”惨案之中。

张民生 南京金陵大学毕业后，组织同学赵玉明与恋人阮文英等人到江汉盆地进行石油地质调查。不幸遭遇土匪，人亡事废。后到英国留学，抵制经典地质理论关于“中国贫油”的荒诞说法。“七·七事变”之后毅然回国，到甘肃玉门勘探。其间，奉命到陕北延长油矿借调石油钻机和工程技术人员，实施国共合作。玉门油田开发成功后，与乔兴展到新疆独山子筹办乌苏矿油局。解放前夕险遭敌特绑架。

张民强 张民生的次兄，海关职员。曾积极参与海上“洋油”走私的活动，终因官场腐败，无力施展抱负，又不愿随波逐流。后死于



“南京大屠杀”。

阮文菲 张民生之妻。金陵女子大学毕业后，在复旦大学附中任教，积极支持丈夫到玉门进行石油地质的勘探。抗战胜利后，返回上海定居。解放初期，不幸死于台湾国民党飞机的轰炸。

阮中义 湖北军校学员。辛亥革命时，率队支援攻打湖北巡抚衙门的起义军。民国成立后，到上海兴办织布产业。正当事业有成时，遭到拜把兄弟的陷害，最终死于神经错乱。

韩 颖 阮中义之妻，新型女性。鼎力支持女婿张民生到玉门油田创业。病死于从武汉到重庆的迁徙途中。

雷国章 化名吴国章，苗栗油矿矿工雷挺的小儿子，中共地下党员。“七·七”事变之后，到延安抗大学习。后返回武汉，率领游击队抗击日寇，战功卓著。解放时，进驻上海石油股份公司，任军事副代表。

雷国成 苗栗油矿矿工雷挺的大儿子。大革命时期参与北伐，后从事征兵工作。在国民党军队中久积恶习。人民解放军南下途中，试图螳臂当车，被我新兵刺死。

乔兴展 金陵人氏，乔金旺的孙子，参加过玉门地区的石油地质勘探。父母及妹妹死于南京大屠杀后，牢记家仇国恨，积极开发玉门油田。解放前夕，被臧强行派往台湾“出差”，不幸有去无回。

孙健明 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地质专家，主持并参加玉门地区的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学术上批判“经典地质理论”，对陆相地质生油的研究造诣很深。

马子明 马成金的孙子，陕甘边区延长油矿的技术员。曾率队到玉门地区协助国民政府开发玉门油田，建有奇功。解放初期，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的一员，积极参加黑油山油田的勘探。

臧铁梅 原名赵玉梅，赵玉明的同父异母兄弟。北洋大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党部当秘书科长。“七·七事变”之后从欧洲回国，在

国民政府经济部任职,靠拢蒋经国的“太子党”,成了少壮派。解放前夕在上海疯狂镇压工人护厂运动,解放军入城时自杀。

丁二福 湖北汉阳人。年轻时当脚夫,后为上海“张记煤油公司”的职员,加入中共地下党。日寇占领上海后,积极抗战,被日伪逮捕。出狱后到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新四军兴办兵工厂。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积极抢救和保护张民生等一批知识分子,为新中国的建设服务。

黄美芳 从小与丁二福青梅竹马。迫于父命,嫁了二茬子光棍郑居为妻。郑在反共训练中被教官枪击致死,终与心上人结成眷属。

杨乐尚 甘肃酒泉人。台湾苗栗油矿打井队主事杨清顺的孙子。中央地质研究所酒泉石油勘探基地的驼工,玉门油矿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解放前夕,组织工人保护油矿,与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杨乐全 辽宁抚顺人。早年随父母在东北挖掘油页岩,土法生产人造石油。“九·一八”后,参加抗日义勇军,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在共产党员姜文成的带领下,冲破投降派的阻挠,退入苏联境内,与苏联姑娘莲娜发生了爱情。到达新疆后,跟随曹清鸣参加独山子炼油厂的兴建工作,后被盛世才逮捕,侥幸躲过屠杀。

曹清鸣 吉林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军部参谋。弹尽粮绝以后,退入苏联的境内。被苏联政府遣返到新疆后,积极上书省政府,要求开发新疆的石油资源,被盛世才委任为安集海炼油厂的厂长。后与苏联石油考察团合作,兴办独山子炼油厂。盛世才反苏反共后,被害于狱中。

张桂林 张民强的小儿子,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后流浪到了武汉。在张民生的帮助下,报考了土木建筑的“扬子江公司”,奔赴玉门油田做工。抗战胜利后,以亲身经历揭露谷寿夫等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屠城的滔天罪行。后加入地下党,积极为解放事业奋斗。



马子洲 陕西延长人,马子明的兄弟,早年参加八路军,后随队转业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任黑油山 154 钻井队副指导员。

丁国栋 上海人,丁二福的儿子,西安石油学校毕业后,到新疆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工作,担任地质队长。在黑油山地区的勘探中,不幸因工殉职。

张桂福 上海人,张民生的儿子,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毕业,黑油山 154 钻井队工人。年轻能干,好动脑筋,在开发黑油山(即克拉玛依)油田的工作中,有突出的贡献。

故事梗概

光绪三年的中秋节，渡海到台湾苗栗石油打井队走马上任的张卯之，了望着故园福山：“呵，此去纵使千难万险，吾决不失望而归！”

原来，两江总督沈葆楨到台湾苗栗县巡视，发现私家油坊主马成金腰缠万贯，引得闽粤等省的移民竞相仿效，为争夺石油的开采权而聚众斗殴。“普天之下，莫属王土！”沈葆楨与福建巡抚丁日昌商定，利用八闽大地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将苗栗的石油作为新兴的产业收归“官办”（国营），开创华夏工业生产石油的先河。

他们的奏折得到了慈安与慈禧太后的批准。丁日昌购买了美式顿钻机器一部，聘请了美国顾问，从大陆和当地广招工匠，成立了华夏第一支应用大工业机器生产的打井队。时逢张卯之“留洋”归来，被丁巡抚派往苗栗打井队担任翻译兼任机务队官。

张卯之到任后，见管理混乱，纪律涣散，大力加以整顿，规定“卯正上工，酉初歇息”，落实“鸡司鸣，犬守夜”的个人责任，调动了工匠们的积极性。井队一举打成了华夏第一口具有工业开采价值的产油井，建立了华夏第一油矿——油龙从此诞生！

台湾建省后，刘铭传担任首任巡抚，设立了苗栗矿油局。可惜，机器设备技术老化，工艺落后，配件不全，井深往往不及油层。油矿产出菲薄，经济拮据，急需一笔资金更新机器设备，方能改变落后的面貌。钱款从何而来？刘巡抚采纳了张卯之的建议，准备引进外资扩大产量，再用石油出口清偿（俗称借鸡下蛋）。奏折得到了年轻的光绪皇帝的支持，却遭到了朝中的守旧大臣和慈禧太后的强烈



反对。刘被革职后,惨淡经营的矿油局被新任巡抚邵友濂查禁了。张卯之据理抗争,被投进监狱。眼见报国无门,于遣返大陆的途中跳进了汪洋大海!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台湾被日本强行割据。原油坊主马成金坚决抵制“台湾民主国”的分裂活动,率领石油矿工和乡民抗击日本番鬼的入侵。在铁路破袭战中,大义灭亲,为保卫台湾流尽了最后的一滴血。

张卯之极为关注台湾局势的发展。当年,他在获救后只身去上海,足登三轮沿街叫卖煤油,创立了自己的油庄。得知日本财团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大肆掠夺台湾的石油资源,期盼郑成功再世不成,忧愤成疾而病逝。

张民生大学毕业之时,得到大哥民贵的支持,带领同班同学赵玉明,恋人阮文英等同学前往江汉盆地进行石油地质勘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却遭到了土匪的劫掠,造成了人亡事废的恶果。马夫丁二福侥幸脱逃。县长武端真审假判,枪毙了一个无辜的农民,纵容土匪逍遥法外。

张民生与阮文菲喜结良缘不久,怀揣父亲“石油救国”的遗梦,奔赴英国留学。在轮船上遇到了昔日的同学、赵玉明同父异母的兄弟臧。其人西装革履,大腹便便,已是官宦之人。自称因红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而官运不亨,选择了公派欧洲“考察”之路。

张民生如饥似渴地钻研石油地质理论和勘探开发技术。那时候的欧洲,崇尚经典地质理论,迷信“海相地质生油,陆相地质贫油”的结论。有人据此断定“中国贫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张民生的抵制。就在将要戴上博士桂冠之时,国内发生了“七·七事变”。张民生谢绝了导师阿尔弗特教授要他到壳牌石油公司任职的推荐,回国参加抗战。阿尔弗特教授朗声道:“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当祖国有难的时候,他一定要挺身而出!民生,你作得对,你们中国人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此时，东南沿海城市已被日军占领，石油进口的渠道完全断绝。有识之士开发国内石油的呼声很高，国民政府即着手开发甘肃玉门的油田。张民生拒绝了在经济部任职的臧劝他留在首都南京的建议，毅然奔赴酒泉石油基地参加地质勘探。

百万大军饮马长江。保卫武汉的战略部署，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张民生和地质队员乔兴展奉命拜访中共中央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将，请求借调陕西延长油矿的钻机和技术工人。周恩来欣然同意，指示十八集团军驻陕办事处主任林伯渠负责安排。张、乔二人到达延长油矿后，巧遇钻井队长马子明的父亲马豹生。

马豹生是乔兴展的舅舅。日本割据台湾后，在马幺姑的带领下，与一批矿工的子女逃回了大陆。后到陕西延长从事“大陆第一井”的钻探工程。红军解放延长后，翻身做了主人。张民生和乔兴展押运着钻机，带着马子明等延长油矿借调的钻井工人，沉着机智地穿过了剑拔弩张的封锁线。“国共合作，玉门开花”的硕果，载入了中国石油的历史。

就在玉门油田取得重大突破之际，苏联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联合开发独山子石油的事业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曹清鸣原在东北抗日，弹尽援绝后进入苏联境内，辗转来到了新疆。他建议开发石油资源，被新疆省政府主席、边防督办盛世才任命为炼油厂的厂长。炼油厂的各项生产活动，得到了时任新疆财政厅厅长周彬的鼎力支持。

苏德战争初期，苏联频频失利，吓坏了投机钻营的盛世才。蒋介石和宋美龄软硬兼施。盛世才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独山子矿区的生产事故频发，工人罢工……远在陪都重庆的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几度谈判未果，独山子炼油厂的合作中断。面对一片废墟，资源委员会从玉门抽调乔兴展和张民生组建乌苏矿油局，试图重现昔日的辉煌。



抗战胜利后,在经济部任职的臧在上海当了接收大员,一纸调令将张民生和乔兴展调到石油股份公司任职。解放前夕,臧诱骗乔兴展“出差”,阴谋绑架张民生赴台。在危急关头,丁二福率地下党组织援救,把他转移到了安全的地区。

建国以后,百废俱兴,然立国必需的石油资源严重短缺。党中央和毛主席十分重视石油地质的勘探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正确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奔赴大西北寻找石油。丁国栋、张桂福、杨宗国、张桂真等一大批热血青年,与石油师人一道,在万古荒原的准葛尔盆地的黑油山(克拉玛依)下安营扎寨搞起了钻探。石油部长助理康世恩牢记毛主席“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的指示,依托中苏石油(独山子)股份公司,果断地做出“撒大网,捞大鱼”的决策,终于揭开了黑油山的秘密——一条巨大的油龙从地下奔腾而出,扶摇直上蓝天!

1956年的国庆节。马子明、张桂福等数百名石油职工组成的石油方阵,簇拥着建国之后发现的第一个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的巨幅模型,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畔,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几代人的追求就要实现,石油痴梦就要圆了!张桂福激动得热泪盈眶,边走边呼口号……

1

拂晓时分,绵绵的秋雨忽然停歇,雾蒙蒙的天空晴朗起来。风乍起,浮云飘动,月光朦胧。三两个星儿歪在天边,七八个陈旧的村庄,散落在江岸。滔滔不绝的闽江流水,喘息着、低吟着,犹如一个不堪重负的老人在声声地叹息!

“得,得!”蹄音清脆。一个头戴斗笠的赶路人紧催坐骑,在江边泥泞的官道上驰骋。那人挥动皮鞭的手势,骏马裹着江雾驰骋的姿态,看起来就像福州皮影戏中扶危济困的义士侠客!

马似的卢快,心潮逐浪高。只一顿饭的功夫,赶路人便从福山来到了马尾港口。他顶着秋风,勒住骏马,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港口的景观。

闽江东岸,朝霞似火。久违了的太阳,正以一副崭新的面孔升起,大地沐浴在血色的光芒之中。宽阔的江面上,阳光在波涛之中荡漾。一群又一群的海鸥,拍打着翅膀,鸣叫着,翱翔云天!

西岸码头。舢舨相继,商农行旅云集。贩卖瓜果杂食的吆喝,与讨价还价的喊叫声混杂,仿佛一锅稠粥,正咕嘟咕嘟地翻冒气泡!旅客们脚步匆忙,纷纷绕道江边,搭乘“闽江船政司”开往上海、厦门和台湾的海轮。

赶路人发现,单是那些扶老携幼,举家迁徙到台湾去的移民,